



## 征伐太陽神話故事之分析

布興·大立

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

本院系統神學教授

每一個民族，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神話，而原始民族往往透過說故事的方式，傳達了他們的神話。那麼神話是什麼呢？神話在古希臘稱 Mythos，意謂「語言」或「故事」，即指那宣佈深層、終極意義的語言或故事。<sup>1</sup>基本上，神話是故事，但故事不一定是神話，因為神話常是指那些論及神或超然靈體之活動的故事，而故事並不盡然都是如此。<sup>2</sup>所以，輔仁大學所編的《神學辭典》，對神話做如此的定義：「神話可定義為：象徵的言辭，透過故事的演繹，而暗示超越的境界，藉以導引出莊嚴深奧的訊息」。<sup>3</sup>由這些定義，我們認為神話是論及神靈或超然靈體之活動的象徵語言或故事，即是關乎神靈、超自然的故事。喬瑟夫·坎伯（Joseph Campbell）在這方面的定義亦指出：「什麼是神話？字典內的定義是關於神的故事。」<sup>4</sup>因此，神話是原始人述說神靈或超自然諸現象的象徵的語言和故事，使人藉神話獲得來自超自然深奧的訊息。

台灣原住民族是南島民族之一員，在原住民的傳說故事裡，還有非常豐富而又多樣性的神話故事，流傳在原住民的社會聚落中，甚至於相關的神話故事不斷

<sup>1</sup>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，《神學辭典》（台北：光啓，1996），501。

<sup>2</sup> 楊牧谷主編，《當代神學辭典（下）》（台北：校園，1997），791。

<sup>3</sup>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，《神學辭典》，502。

<sup>4</sup> 喬瑟夫·坎伯（Joseph Campbell），《神話》（朱侃如譯，台北：立緒，1997），56-57。原文見於 Joseph Campbell and Bill Moyers, *The Power of Myth*, (ed. Betty Sue Flowers, New York: Doubleday, 1988), 42。





被採集、研究、出書，而儼然成爲時下台灣的「原住民熱」或謂「哈原風」<sup>5</sup>。這無疑是尋回台灣原住民文化自信、族群尊嚴的一個好現象，也爲台灣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內涵。所以，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神話故事之研究，<sup>6</sup>對原住民的文化，以及多元文化的台灣而言，可謂刻不容緩的事。根據台灣人類學的研究，在台灣原住民的神話中以征伐太陽的故事極爲普遍。<sup>7</sup>所以，本章將分析台灣原住民族征伐太陽的神話故事，及其與南島民族相關的故事有否關連？

## 一、「沒有太陽起源」？神話之類型的分析

欲知原住民征伐太陽神話的意義，需先將這個神話分門別類，以便對神話有全盤性的了解而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意義。然而，儘管征伐太陽的神話故事種類多，亦被採集、研究，乃至於出書問世。但是，就其類型之分析，卻是寥寥無幾，因而需要專章加以分析。

征伐太陽神話故事的第一類型，是「太陽已經存在的實體」之類型。在台灣原住民族群所敘述的征伐太陽故事中，都指出在天上的太陽老早就已經存在了，太陽不是人的故事創造而來的，它原本就已經存在的實體。舉例來說，在張良澤所編寫的故事，說「從前，天上有兩個太陽。當一個往西方落下的時候，另一個就從東方昇上來。所以，整天沒有白天、夜晚的區別」。<sup>8</sup>在日據時代，由台灣總督府臨時政府台灣舊慣調查會所蒐集的神話故事，也指出太陽已存在的事實，「古

<sup>5</sup> 本文所說的「原住民熱」或「哈原風」。前者，是指人類文化學，近年來對原住民的部落、生命的生成發展、各種的生命祭儀、歷史、文化、傳統信仰等等的研究，可謂不遺餘力。因而稱爲「原住民熱」；後者，由於近年來台灣流行日本商品、日本貨，對這些狂熱日本品牌者稱爲「哈日風」。本文引用這樣的名稱對那些熱衷研究、喜愛原住民歷史文化、神話故事的人，稱爲「原住民熱」或「哈原風」。

<sup>6</sup> 有關征伐太陽神話故事，主要有兩種名稱：一是征伐太陽神話；二是射日神話。由於台灣原住民族的故事中，不盡然用箭射日，有的用杵撞了天。因此，本文使用征伐太陽的名稱，用以包含各種方式的征伐太陽，而非只是以箭射日之一種方式而已。這方面的分析，將在第三部分會進一步深入研究。然而，由於文獻中並沒有就此兩者名稱的區別做研究，因而常出現兩者互爲通用的現象。本文在論述過程中，因爲文獻使用上的互通，而不免受到影響的。

<sup>7</sup> 台灣原住民族中有征伐太陽的故事者，爲泰雅爾、太魯閣、賽德克、賽夏、布農、魯凱、鄒、排灣、達悟、阿美等諸族。

<sup>8</sup> 張良澤，《台灣神話傳說：征伐太陽》（高雄：上仁，1988），13。





時候有兩個太陽，其中一個降落，另一個就升起，輪流照著世界，無晝夜之分。」<sup>9</sup>國內的人類學者早起於 1953 年在宜蘭的南澳泰雅爾所採集故事，也有相同的陳述「太古的時候，天上有兩個太陽，其中一個比現在的太陽還要大很多，因此天氣非常酷熱，」<sup>10</sup>這種太陽已存在的事實，就算是泰雅爾人所編寫的神話故事，也沒有與此類型相左，「泰雅爾先輩曾如此傳述一個故事。相傳在遠古以前，太陽是一個巨大的熱球，白晝時無法判定工作的時間。當然到了黑夜，大地昏暗亦會維持相當長久，睡眠的時辰更無法有效控制」。<sup>11</sup>依照這樣的觀點，台灣原住民是沒有太陽起源的神話。

這樣的神話故事，一般研究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的學者們，都認定台灣原住民沒有宇宙起源的神話，也缺少太陽起源的故事。因為根據李福清對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之研究，認為宇宙起源的神話故事的產生，需要較高的思維、抽象的概念。那麼，台灣原始民族只有宇宙成分的神話，缺乏宇宙起源的故事。<sup>12</sup>雖然宇宙中有太陽、月亮、星宿的神話，然而卻非述說其起源，而是自有宇宙開始就已經存在了。

喬健等人之研究亦贊同李福清的說法，但是在他們蒐集到的原住民的神話，除布農族、比努悠瑪亞呢族有一、二例說到太陽或日、月亮的來源外，其他的神話所描述的太陽、月亮、星宿，都已經存在了。他認為，比較特別的是，台灣原住民各族之泰雅爾、太魯閣、賽德克、賽夏、布農、魯凱、鄒、排灣、達悟、阿美等諸族，均有「二個太陽」及射日後「一個太陽變月亮」的神話。<sup>13</sup>

有關太陽的神話，是世界流行的神話之一，數千年前的古埃及人，面對蒼天、大地、世界萬物、獨特的自然條件，以及川流不息的尼羅河，也有他們太陽神話的傳說：

一天，始出的宇宙——「混沌」(即努)中生出一個發光的蛋，浮在茫茫無

<sup>9</sup> 台灣總督府臨時政府台灣舊慣調查會，《番族習慣調查報告書(第一卷：泰雅族)》(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台北：中研院民族所，1996)，25。

<sup>10</sup> 李亦園、徐人仁、宋龍生、吳燕和合著，《南澳的泰雅人(上冊)》(台北：中研院民族所，1953)，231。

<sup>11</sup> 多奧·尤給海、阿棟·尤帕斯，《泰雅爾族傳說故事精選篇》(新竹：泰雅爾中會，1991)，56。

<sup>12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(台北：晨星，1998)，43。

<sup>13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(台北：行政院原民會，1989)，33。



邊的水面上，他是亙古第一神——「拉」。拉的名字在清晨叫卡佩拉，中午時叫拉，傍晚時叫塔姆。拉神逐漸長大，這位太陽神分出了天和地，創造了人類和世間萬物，成為神通廣大的創世主和統治者。<sup>14</sup>

古埃及的太陽神話故事，太陽是由宇宙生出一個發光的蛋，逐漸長大成為創造人類世界、宇宙萬物的神。古埃及人不但有太陽的來源，甚至於將其神格化來膜拜為「太陽神」。但是，台灣原住民並沒有太陽起源的神話，倒是在中國大陸南部的一些原住民族，也有關於太陽的神話故事，但與台灣原住民的說法不盡相同，至少在太陽來源上的傳述，截然不同的。比如布依族的神話中，是他們的祖先力嘎創造了太陽；毛南族說是天皇創造了 12 個太陽；苗族的神話中冷王榜養鵬容把 12 個太陽 12 個月亮扛到天上；在滇東北的苗族盛傳是銅匠煉金、煉銀製造了 8 個太陽和 8 個月亮等等。<sup>15</sup>所以，李福清在比較台灣、中國境內原住民相關的神話時，認為中國原住民有關太陽的神話，可能不是那麼原始，台灣原住民族征伐太陽的神話，比較屬於原始民族的神話故事。<sup>16</sup>李福清如此說：「由此看來，創世者、神或匠人造太陽的神話可能不是那麼原始。較原始的民族，如台灣原住民只有幾個太陽的說法，其他上述的民族都有消滅多餘太陽的神話，但大多數沒有太陽來源的神話」。<sup>17</sup>

李福清這樣的觀點，對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的神話何時開始流傳，有其重要的線索，特別是神話故事中的資訊，亦提供傳述此一神話者的一些來源、身分認同的信息。研究神話故事者，雖然無法判定征伐太陽的故事何時開始在台灣原住民族流傳的，但是，從對原住民故事有深入研究的李福清所說的話，可睽其一些端倪。即是，台灣原住民族既沒有宇宙來源的神話，也沒有太陽、月亮來源的故事，這樣的事實，他們的神話、故事，乃屬於原始民族類型的神話故事，即是不具較高的思維、抽象的概念的神話故事。就眾所皆知，台灣原住民族有人類起源

<sup>14</sup> 黃晨淳編，《埃及神話故事》（台北：好讀，2002），18。

<sup>15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3。

<sup>16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3。

<sup>17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3。





的神話，<sup>18</sup>但並沒有宇宙起源的故事，這個事實，正符合了李福清上述的解析。正如他如此說：

人類起源神話是創世神話（creation myths）的一部分，而且大概是較古老的部分，因為宇宙觀是較發達意識的產物，所以通常較原始的（archaic）民族沒有創造宇宙的或解釋宇宙解構的神話，只有人類起源神話，如較原始的澳洲原住民有人類起源神話，但缺乏創世（全宇宙起源）神話或神話概念。也沒有天地起源神話。有長久歷史發達的民族，其宇宙起源也不是那麼古老的，如漢族古書（《山海經》，《淮南子》）都無開天闢地的神話，只有〈天問〉代表一種對宇宙的解構與生成的看法。<sup>19</sup>

由此解析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的神話，因為沒有太陽來源的傳說，所以可以斷定此一神話成分是屬於原始民族的神話。換句話說，原住民族征伐太陽的神話，保留了原始民族神話的素材，這意味著，那述說征伐太陽神話的原住民族群，是台灣民族的原始民族，是台灣這塊土地原始的主人。基於這樣的理解，亦可推斷，在原住民族群之外的外來族群，還沒有來到台灣之前，征伐太陽的故事就已經在原住民族部落裡流傳了。畢竟，此一神話是原住民族的故事，也是部落居民代代相傳的生活故事。征伐太陽神話，雖然原始、粗糙，卻是述說了原住民族歷史的原始和悠久。

雖然如此，對於斷定台灣原住民「沒有太陽起源」的說辭，筆者不但持以保留的態度，而且也認為不太可能沒有相關的故事。況且，以宇宙起源的神話故事，需要較高的思維、抽象的概念作為標準，而斷定台灣原始民族只有宇宙成分的神話，缺乏宇宙起源故事的論點，<sup>20</sup>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！因為，如果原住民中連一個宇宙起源神話，或是有關太陽來源的故事都沒有，我們可以贊同李福清的說辭。事實上，布農族卻有太陽起源的傳說故事，如此說：

<sup>18</sup> 魯凱族的傳說故事中提及：有一天，太陽在山上產下了兩個卵，一個卵是白色的，另一個卵是紅色的。有一條蛇「Vunun」前來覆蓋，不久，一對男女神成形，孵化而生。他們就是這個部落頭目的祖先；其他的村民則是從另一種青色的蛇，產下的卵所孵化生出。這個神話，指出了太陽是該族頭目的始祖，但是太陽也如其他原住民族群的神話，沒有其來源的傳說。詳見許功明著，《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》（台北：稻鄉，1991），60。

<sup>19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73。

<sup>20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70。



古時，尚無太陽亦無月亮而長年是一片黑暗世界的時，人們匍匐摸索上山，爬到半路上的時候，跟小鹿撞個正著，撞得還不輕。慌張失措的小鹿高叫一聲：「Kean！」說也奇怪，天上立即出現一個光明體，這就是現在的太陽，瞧瞧小鹿的額毛吧！現在還有一個很美的旋渦，這就是人鹿相撞的痕跡。<sup>21</sup>

這個故事，很顯然是屬於太陽起源的故事，是由於人鹿相撞的結果，天上才出現了一個光明體的太陽。筆者相信其他的原住民族群應該還有相關宇宙、太陽、星星、天空起源的傳說故事，只是沒有收集到，或是由於征伐太陽故事太過於普遍與盛行，而使得前述所說的起源故事漸漸的式微，況且原住民沒有文字可以紀錄保存。喬建所主持的研究報告也很矛盾，既然他宣稱：「台灣原住民可說沒有宇宙起源的神話，也缺少太陽起源的神話」，那麼他怎麼敢接著說：「除布農族、卑南族見到一、二例提及太陽或日、月之來源外，其他都好像太陽自來就有，不足為怪」呢？<sup>22</sup>不只是這兩族有這樣的神話，阿美族就有日月來源的神話了。他們說：

在很早很早以前，阿美族的祖先還在 Cilangasan 山一帶。那時，天仍是混沌未明狀態，沒有所謂的天，更沒有日月星辰的運行，世界是一片昏暗與蒼茫。人們對於這種混然的黑暗感到很害怕，於是大家聚集在一起開會討論要如何祭拜神明，求神賜給他們光明。

當時，有一個名叫芝瑪爾巴爾的男人，和一個名叫塔芙那的女人，眼見族人們如此的苦惱與不安，於是互相約定昇天化為日月，男的芝瑪爾巴爾化作太陽，女的塔芙那化為月亮，用他們的光芒照亮了世界。原來他們是約定要在天上重逢的，那裏知道自從一東一西分手之後，總是日出月隱，月出日隱的錯過，再也沒有相逢的機會了。<sup>23</sup>

既然布農族、比努悠馬雅呢、阿美族都有宇宙太陽、月亮起源的故事，說台灣原住民「沒有太陽起源」神話是太牽強附會的斷言。但是持平來說，在原住民的神

<sup>21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著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（台北：行政院原民會，1989），177。

<sup>22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著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33。

<sup>23</sup> 林生安編，《阿美族神話故事》（台北：台灣世界展望會，1984），24。





話、故事裡，有關宇宙、太陽起源的故事，確實是少有的，但不能因為只有一、二則的故事，就全盤否認，因而斷定原始民族是沒有較高的思維、抽象的概念。何況在原住民的傳說故事裏，有關宇宙中月亮、星星起源的故事，有比宇宙、太陽的神話更多的傳說。<sup>24</sup>因此，台灣原住民既然有，即應正面視之，並且有待去採集與研究。

## 二、「太陽數目」之類型的分析

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神話傳說中，有一個太陽、二個太陽、十個太陽的故事，因此神話所呈現太陽的數目，也是征伐太陽之類型分析的重點之一。喬健在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一書中，共收集了十三種台灣原住民族征伐太陽的神話。<sup>25</sup>從十三種不同的射日神話予以相比較下，泰雅爾、達悟、布農、鄒、分別有一個，或二個太陽的故事；排灣、魯凱、賽夏，僅有一個太陽的故事。而在這十三種故事裡，有八個神話說天上有二個太陽，五個神話說天上只有一個太陽。所以，在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中，流傳一個太陽、二個太陽的神話，但後者多於前者。

由於泰雅爾族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分部最廣的、支系亦多，征伐太陽神話流傳於各部落的傳說故事，比其他族群多而訴說不盡。在達西烏拉灣·畢馬的《泰雅神話與傳說》之一書中，單單泰雅爾的征伐太陽神話，就蒐錄了二十種的故事。<sup>26</sup>由此可見，征伐太陽的神話，在泰雅爾部落不但比其他族群更盛行，而且在研究相關的神話時，必會提供豐富的資訊。在比較泰雅爾族的這些二十種的射日故事時，也與上述喬健收集到的比較之結果相似，即二個太陽的神話，多於一個太陽。比方說，在二十種的征伐太陽故事裡，兩個太陽的神話，就佔了十二個，一個太陽的故事有七個。但是，很不尋常的地方，在泰雅爾傳說中竟然出現天上有十個太陽的一個神話，<sup>27</sup>有待進一步了解。本文先各舉例關於一個、兩個、十個太陽神話的故事，以

<sup>24</sup> 鄒族的星星故事是由六個年輕人變成了星星；泰雅爾有月亮來源的故事。

<sup>25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著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4-178。

<sup>26</sup> 達西烏拉灣·畢馬（田哲益），《泰雅神話與傳說》（台中：晨星，2002），68-85。

<sup>27</sup> 達西烏拉灣·畢馬（田哲益），《泰雅神話與傳說》，70-71。



便深入解析其類型的內涵。

首先，關於「一個太陽」的神話。在金榮華所寫的關於台北縣烏來鄉泰雅爾族傳說中的「太陽和月亮的故事」，這樣寫著說：

從前都是白天，沒有晚上。泰雅族在火焰般的烈日下，幾乎沒有辦法生存。於是泰雅族的祖先中有三個勇士，計劃把太陽射下來。但是太陽在非常遙遠的地方。三個勇士就各自揹著他們的小兒子，帶著強而有力的弓箭出發，族人都為他們祈福。

這三人身上帶著種子，並且沿途吃小米和地瓜，並沿途灑下小米和地瓜的種子。他們翻山越嶺的走著，走到一半已經白髮蒼蒼，後來就死了。他們的孩子繼續走，走到很靠近太陽的地方，三個人雖然很累，還是開始拉弓射太陽。他們一箭就射中太陽，太陽流下的血澆在他們身上，其中一個被燙死了，只剩兩個回去。從那時候開始，太陽就分成兩半，白天的是太陽，晚上的就是月亮。<sup>28</sup>

這個故事，屬於一個太陽的神話。因為，故事的前段形容「從前都是白天，沒有晚上。泰雅族在火焰般的烈日下，幾乎沒有辦法生存」；故事的後段指出泰雅爾的勇士射中了那一個太陽後，就分成了兩半，因此才有「白天的是太陽，晚上的就是月亮」的結果。一個太陽這一類型神話在泰雅爾傳說的普遍性，僅次於兩個太陽。

其次，關於「兩個太陽」的神話。李亦園等人早期在南澳鄉泰雅爾族所採集的神話內容如下：

太古的時候，天上有兩個太陽，其中一個比現在的太陽還要大很多，因此天氣非常酷熱，草木都要枯死，河水也快乾涸，農作物不能生長；而且兩個太陽輪流出沒，沒有晝夜之分，人民的生活實在困苦萬分。

族人乃相議，如非射下一個太陽，子孫恐不能安居，而種族或將絕滅。於是有人有勇士三人，自動願意前往射下一太陽。即日準備，攜帶乾糧用品，各人並

<sup>28</sup> 金榮華，〈太陽和月亮的故事〉，《台北縣烏來鄉泰雅族民間故事》（台北：民間文學學會，1998），18。







背負一嬰孩一同出發。

到太陽去的路是如此的遙遠；他們在路上把吃過的桔子種在地上，想讓它發芽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距離太陽之處尚遠，而三人都變成衰弱的老人，嬰孩們卻都長成了。老人們相繼死去，而成長的嬰兒繼續前進。有一天他們終於到達太陽之處，於是歇下來，準備第二天太陽出來時乘機射殺之。

第二天絕早，三人等在谷口，見太陽出來了，三人引弓急射，果中，乃流出一大堆熱滾滾的血液，其中一人被血從頭淋下來，當場死了，其他兩人也都被灼傷，急忙逃回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們看見從前種的桔子，已經長了很高大，而且結果滿樹了。回到村中時，他們二人已經變成白髮駝背的老人了；可是從那時起，便沒有兩個太陽，而有晝夜之分了；我們在夜裡看到的月亮，便是被射死太陽的屍體。<sup>29</sup>

這一則「兩個太陽」的神話，輪流出沒，只有白天，沒有夜晚，致使天氣終年炎熱，枯死五穀、草木，人民生活困苦萬分。兩個太陽的神話，在泰雅爾各聚落是很典型又非常普遍的一個故事。

再其次，關於「十個太陽」的神話。金榮華在台北烏來泰雅爾所蒐集的故事內容如下：

從前，天上有十個太陽，輪流升上來，所以部落裡的穀物都種不活，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。而且也因為天上一直有太陽，族人們認為是白天而一直工作，每個人都累得受不了，過得很辛苦。後來村裡的老人就開會決定，找勇士去把太陽射下來。

不久村中就組成了一支十來個人的義勇軍，其中有幾個是女孩子，準備出發去射日。因為聽說太陽害怕用石頭磨成的矛，所以每個人都準備好了石矛，還帶了一小段劍竹插在耳洞裡，劍竹裡放著小米、菜籽等東西，準備沿路灑

<sup>29</sup> 李亦園、徐人仁、宋龍生、吳燕和合著，《南澳的泰雅人（上冊）》，231。



下，一方面當成記號，方便將來找到回家的路，另一方面讓他們慢慢生長，在回來的時候一路上可以收成，有食物吃。

他們走了幾十年，當年的勇士，有的已經老死。一路上有人和同隊女孩結婚而生的孩子，則日漸長大，繼續往前走，又過了很久很久，他們終於到太陽的住處，把太陽打碎了八個，打傷了一個。被打碎的太陽變成星星，而受傷的那個太陽，就變成了月亮。<sup>30</sup>

「十個太陽」的神話，在早期的泰雅爾部落裏，是極為罕見的，那怕是現在泰雅爾的各聚落、支系，除了烏來的居民外，都沒有這個「十個太陽」的神話。若非外來刻意「插入」的神話，即是很晚期的傳說。比如這個「十個太陽」故事的結構，是屬於「一個太陽」、「兩個太陽」的形式，但是其故事的一些用語，顯然是非常現代化的文字「插入」的。針對這樣的情況，有些學者認為：諸如故事中所說的「二十四個小時」，在原始社會的生活裡，沒有很清楚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概念，而是依照太陽之出沒，將一日分為晝夜，然後再依其位置分朝夕、日出、日沒、正午、上午、下午、半夜等等。<sup>31</sup>故事裏說「村裡」、「村中」，這是國民政府為了貫徹「山地平地化」之同化政策，於1946年8月實施編組山地鄉村鄰，即鄉設鄉公所、村設村辦公處、鄰設鄰長之用語。<sup>32</sup>故事中說「義勇軍」的字眼，是台灣總督府為了保護樟腦事業的利益，所採取警備措施的專有名稱。<sup>33</sup>故事中說「十年」，早期的原住民也沒有清楚的年、月的概念，族人只粗略地以旱稻、粟、黍的播種而知道「年」（kawas）。<sup>34</sup>據此分析，「十個」太陽神話中的「二十四個小時」、「村裡」、「村中」、「義勇軍」、「十年」等字，是屬現代用字「插入」的，不是源自原始泰雅爾人的用語。由此分析來判斷，「十個」太陽神話，或許是學者在研究射日神話過程裡以中國神話為軸之影響下，在無意間如同這些細膩的時間、日數，明晰的年代算法之現

<sup>30</sup> 金榮華，〈太陽和月亮的故事〉，18。

<sup>31</sup> 台灣總督府臨時政府台灣舊慣調查會，《番族習慣調查報告書（第一卷：泰雅族）》，34。

<sup>32</sup> 詳見張慧瑞等人，《台灣省原住民社會發展方案：執行成果評估報告書》（南投：台灣省政府原住民行政局，1996），41。

<sup>33</sup> 藤井志津枝著，《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，1989），89。

<sup>34</sup> 台灣總督府臨時政府台灣舊慣調查會，《番族習慣調查報告書（第一卷：泰雅族）》，34。





代用語，參雜滲透地「插入」之變形的傳說，加諸在泰雅爾族征伐太陽的故事中。

譬如說，或許因為神話呈現了原始的風貌、保留了粗糙素材的成份，所以早期的日本、台灣的學者們，斷定台灣原住民族群傳述的射日神話，被認為是屬於古代中國射日神話模式的分支。<sup>35</sup>這樣的論點，率先由林衡立提出，在他分析台灣原住民族射日神話時，他如此說：

台灣原始諸族間所見之射日神話，可為古代中國射日神話所屬模式的分支。因此，無論研究一般射日神話或專門研究古代中國射日神話的學者，均不宜忽略這一項重要的比較資料。日本學者貝塚茂樹對之早有指摘，認為：古代中國射日神話與臺灣原始民族之射日神話有密切關係，而後者雖不可單純地被當作前者之原型，然無疑為前者之未經合理化修飾之樸素的形態。惟貝塚自己亦僅止於作如此暗示，未曾前進而作比較研究，而歸納出結論的解釋。而此寶貴的意見，亦為後來的研究者所接受而加以發展。<sup>36</sup>

林衡立以中國射日神話為主，來分析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神話時，就認為中國的漢族原始神話裡，原來也是只有兩個太陽的神話，後來因為漢人有「十干」的記日法而有了「十個太陽」的傳說。他說：「...台灣土著諸族射日神話之理念脈絡之分析、結構分析（structural analysis）及比較研究成果已具充分理由，令人相信在中國射日神話之原始形態中應為二日。太陽之數為十支神話的概念來自十干，已有定論。吾人可想定十日之導入於射日神話，其始於十干紀日法流通於世之後」。<sup>37</sup>他又說：「吾人可主張：十干故事並非內涵於原始射日神話者，而為在射日神話變質後，被外爍於此者。換言之，現知的古代中國射日神話是射日頹廢期之產物」。<sup>38</sup>由此可見，連林衡立也認定「十干」的概念所產生的「十個太陽」，是後來晚期的漢人所加諸之於「兩個太陽」的。

這種的分析是有道理的，而且滿有趣的看法，只是遺憾的是，他只想去證明：

<sup>35</sup> 林衡立，〈臺灣土著民族射日神話之分析：兼論中國射日神話羿所射為月說〉，刊在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》（台灣·南港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1962），99。

<sup>36</sup> 林衡立，〈臺灣土著民族射日神話之分析：兼論中國射日神話羿所射為月說〉，99。

<sup>37</sup> 林衡立，〈臺灣土著民族射日神話之分析：兼論中國射日神話羿所射為月說〉，99。

<sup>38</sup> 林衡立，〈臺灣土著民族射日神話之分析：兼論中國射日神話羿所射為月說〉，99。



「台灣原始諸族間所見之射日神話，可為古代中國射日神話所屬模式的分支」這樣的主張，而且利用原住民的神話去壯大中國神話的內涵，使之成為台灣、乃至於台灣原住民神話的根源。李福清也認為「十干」所產生的「十個太陽」神話，是有道理的，但是證據不夠充分，因為瑤族和美國加州的 Shasta 印地安人也有「十個太陽」的神話，但是他們並沒有「十干」的概念。<sup>39</sup>因此，金榮華採集「十個太陽」的故事，應非泰雅爾族原來的傳說，而是今之漢人「十干」概念下的產物。況且，林衡立在解說過程裏並沒有呈現過原住民「十個太陽」的神話。<sup>40</sup>再者，近年來的國內外學者，無論是在文化、歷史、語言、族群上的研究，都把原住民和南島民族接軌，而非牽強地與中國附會，尤有甚者，以台灣南島民族直稱台灣原住民諸族。<sup>41</sup>

### 三、「射日、征伐」之類型的分析

前述，本文以「射日神話」與「征伐太陽」之主題交互應用，兩者看似沒有太大的差異，可是在討論到神話故事中，勇士們以弓箭射殺危害族人那酷熱的太陽時，有必要釐清兩者的差異。前者是顧名思義勇士們用弓箭射殺太陽，而稱之「射日」；後者射殺太陽的方式朝多方面的，並不是只有用弓箭去攻擊。因此，「射日」是征伐「太陽」的一種方式，但並不包含其他的方式。那麼「征伐太陽」之稱，乃涵蓋各種的方式去刺殺太陽。

這樣的差異，引發我們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，即是在征伐太陽神話中，除了用弓箭擊殺太陽外，到底還有什麼其他方式？在泰雅爾族傳說裏，十之八九勇士們用弓箭伏擊炎熱的太陽。前面討論過的非源自泰雅爾神話母體的「十個太陽」，是用石矛打碎了八個太陽，打傷了一個。被打碎的太陽變成星星，而受傷的那個太陽，就變成了月亮。<sup>42</sup>另一個不同的神話，是說父親和他的兒子將發出強光與高熱的一

<sup>39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5。

<sup>40</sup> 為此，往後的論述將不再討論這種非源自原住民神話的「十個太陽」，而集中在「一個太陽」、「兩個太陽」上的研究。

<sup>41</sup> 李壬癸著，《台灣原住民語言篇》（南投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8），29。

<sup>42</sup> 金榮華，〈太陽和月亮的故事〉，18。





個太陽，用鐵鋸合力鋸成兩塊，分成現在的太陽和月亮。<sup>43</sup>達悟族的神話，說一位母親在她的小女孩被太陽曬死而悲痛之際，抱著孩子的屍體，用食指指向天上兩個太陽其中的一個下咒語，天神看到此情，感到很難過。在那個時候，另一個太陽逐漸失去了熱能，變成月亮了。<sup>44</sup>另外，達悟族相傳昔日天空的太陽很低，孩子被太陽曬得可憐，母親不忍心，所以去刺殺太陽，太陽死了，所以才有晝夜之分。另一個故事，說有一個巨人把天推上去，所以天便很高了。<sup>45</sup>從上述的比較，身負射殺太陽的重任者，泰雅爾族是以勇士之男性為主，達悟族則是女性。這是不是符合了兩者傳統的社會結構，即是前者是父權的社會；後者是母系的社會之差異呢？事實上，依據人類學的研究，泰雅爾族是父權的社會制度，達悟族比泰雅爾族還兼顧雙性的社會制度。<sup>46</sup>

根據衛惠林、劉斌雄早期在蘭嶼島的研究，認為該族的親族組織除了父系社會外，還有「雙系血親法則」(bilater cognatic principle)。<sup>47</sup>雙系血親法則，是達悟人獨特的傳統習俗所演化的兩性平權，為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社會組織。過去，乃至於現在，許多人對原住民依然存有頭腦簡單、四肢發達、思考落伍，又很不文明的族類。<sup>48</sup>然而，從達悟人由母親刺殺、咒詛太陽神話背後之「雙係血親法則」的含意，發現該族對兩性平權的重視，遠比台灣優勢民族或其他原住民族更民主、更文明了。<sup>49</sup>

排灣族的射日神話很特別，據說古時候天空很低，兩個太陽讓人難受，有一次tokanivonru家的人春粟時，杵撞了天，有一個太陽掉了下來，天也升高，因而有了夜晚之分。<sup>50</sup>布農族也有不少太陽的神話，大都與泰雅爾雷同以弓箭射殺太陽，但有一個神話較特別。據說，古時候無日無月，人們活在一片黑暗的世界。人們摸索

<sup>43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者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4。

<sup>44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者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4。

<sup>45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者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4。

<sup>46</sup> 衛惠林、劉斌雄著，《蘭嶼與雅美族的社會組織》(台北：中研院民族所，1962)，174。

<sup>47</sup> 衛惠林、劉斌雄著，《蘭嶼與雅美族的社會組織》，174。

<sup>48</sup> 引自高萬金，〈達悟族原住民故事中的女性經驗〉，《玉山神學院學報》8(2001年5月)：103。

<sup>49</sup> 以女性為題材的神話故事，在原住民諸族傳說故事裏非常豐富，可作為探討兩性平權，或是女性神學的素材，亟待有人進一步深入研究。

<sup>50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者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5。



上山時，跟小鹿相撞。那時，慌張失措的小鹿大叫一聲：「kean！」，說也奇怪，天上立即出現一個光明體，這便是現在的太陽。瞧瞧小鹿的額毛，現在還有一個很美麗的旋窩，就是人鹿相撞的痕跡。<sup>51</sup>

排灣族用杵撞了天、布農族與小鹿相撞之征伐太陽神話，放在一起討論，是很有意思的，因為兩者所呈現的母體，正好可以相補相成。前者用杵撞了天，主要是對夜晚需求的殷切，正如故事說，杵撞了天後，其中的一個太陽掉下來，天也升高了，因此「有了夜晚之分」。另一個布農族人鹿相撞的故事，是對「光明體」的需求，因為昔日整天黑暗，造成了人鹿相撞的慘局，但沒想到那一撞，撞出了「一個光明體」的結果。這顯然是原始社會對「日與夜」、「黑暗與光明」的需求，以及只有日夜平衡、黑暗光明有次序，人們方能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」的規律生活。這是原始社會最基本的需求，台灣的原始人藉著神話傳達了這樣的信息，使之代代相傳。這樣對日（光明）月（夜）需求之神話意涵，巴蘇亞·博伊哲努也如此認為：

原住民有些族群由詛咒或以杵上頂使天空上升的神話（也有是小鳥頂起的情節）；對於失去光明的日月用呼喊、燃火箭意圖使其恢復光亮，這些以巫術為基礎的行為也結合著神話存在者。<sup>52</sup>

在黑暗中需要光明，在渾沌中需要秩序，不也是人類共同的需求嗎？是的，在原始社會的人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通過征伐太陽神話的傳述，述說了這樣的需求。

另外，對於「射日、征伐」太陽的分析，不能不談李福清研究的成果。<sup>53</sup>因為他認為射日的神話，大部分流傳在如下的民族：如漢人、苗、瑤、壯、布衣、侗、傣、獨、龍、哈尼、傈僳、毛南、彝、水族、台灣原住民；菲律賓呂宋島上的 Apayao 族、Nabaloi 族、Bontok 族、赫哲（那乃）、奧羅奇（Oroch）、Udehe；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 Gilyak 族、蒙古、布里亞特族；印度東部 Arbor 及 Minyony 兩個族；錫

<sup>51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編者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5。這個故事顯然是日月的來源有關，似乎原住民也有宇宙來源的神話。但前述已說過，除布農族、卑南族有一、二例說到太陽或日、月亮的來源外，其他的神話所描述的太陽、月亮、星宿，都已經存在了。這方面需要進一步去研究。

<sup>52</sup> 巴蘇亞·博伊哲努（浦忠成），《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》（台北：臺原，1999），59-60。

<sup>53</sup> 因為李福清教授是一位中國、台灣民間文學研究最著名的學者，特別擅長於比較神話、比較故事的研究方法。





金 Lepcha 族越南占族；日本等，都有與台灣原住民族用弓射日的母題。<sup>54</sup>由此可見，射日神話普遍性，非僅限於台灣原住民族。

從射日神話的分析及其普遍性的研究，提供了台灣原住民族群在淵源上的一些線索。在這面，李福清有他的獨到之處，可做參考。他說從許多新採錄的資料來看，征伐太陽神話中天上有多個太陽之情節的發展為前提，數個太陽的概念雖然在歐洲、非洲也有，但是並不普遍。主要在東亞、美洲的太平洋一帶較普遍，但射下多餘太陽的神話，只有在台灣、菲律賓、印度尼西亞、印度東北區、大陸少數民族等地區才有。<sup>55</sup>為此，李福清結合語系的觀點研判，許多有射日神話的民族，都屬中、南太平洋諸島（Austr-Asiatic）民族語系、其中包括東印度的一些民族。屬於較原始的「消滅多餘太陽」的神話，很可能產生於古代東亞大陸後，各民族將它帶到台灣、菲律賓、印度尼西亞，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。<sup>56</sup>但他也認為，這個神話傳播路線來龍去脈的研究，有待後人繼續研究而加以考證。

#### 四、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神話之特色

在了解到台灣原住民的射日神話，原來是與南島民族有著淵源上的關聯，並且有可能台灣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後，這讓我們更相信征伐太陽故事的起源，極有可能也是由台灣原住民族擴散至中、南太平洋諸島（Austr-Asiatic）的民族。因為根據美國語言家羅伯特·布魯斯特（Robert Blust）、考古學家貝爾·伍德（Peter Bellwood）、以及芭芭拉·似瑤（Barbara Theil）等學者們，潛心研究「南島語族」所主張的結論。他們認為在四、五千年以上，台灣已有原住民所盤據，而且進一步的主張南語島系是從台灣發展、茁壯、分化之後再開始向外擴散出去的。<sup>57</sup>

擴散的路線，係由考古學家貝爾·伍德率先提出。他認為南島民族分如下七個擴散的階段：（一）、西元前 4000 從亞洲東南部遷到台灣（但台灣已有原住民盤據）：

<sup>54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7。

<sup>55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47。

<sup>56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47。

<sup>57</sup> 潘英著，《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源流》（台北：臺原，1998），12。



(二)、西元前 3000 年從台灣開始擴散到菲律賓北部；(三)、西元前 2500 年到婆羅洲、蘇拉威西、爪哇、帝汶；(四)、西元前 1200 年到馬利安群島、蘇門答臘、新畿內亞、斐濟、東加；(五)、西元前 200 年麥可羅尼西亞東區、玻利尼西亞中區；(六)、西元後 300~400 年到夏威夷、復活島；七、西元後 700~800 年馬達加斯加、紐西蘭。<sup>58</sup>

若是按這個擴散路線來研判征伐太陽神話的流傳，至少在台灣也有五、六千年以上的時間了，這也與近幾年來學者們大都認定原住民在台灣五、六千年以上的歷史相吻合。<sup>59</sup>射日的神話，或許也隨著民族向南的遷移而流傳，這也難怪此神話何以盛傳在南島諸族中。雖然太陽神話是世界流行之一，<sup>60</sup>但是有關射殺剩餘的太陽之概念，皆屬於南島諸族的傳說。<sup>61</sup>然而，由於台灣原住民族的傳說沒有太陽、宇宙來源的神話，所以射日神話屬於較原始社會的產物。<sup>62</sup>也因為如此，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神話，不但有其原始的風貌，而且有其獨特之處，有別於其他南島諸族的傳說，需要深入解析。

第一個特色：征伐太陽的英雄是集體的成就。綜觀台灣原住民射日神話，射日的英雄都是人，既非動物，亦非天神派下來的神射手。漢人的神話，是由堯帝向玉帝求救後，「命令神射手一羿到地上。」於是羿從玉帝那裏帶來了紅色的箭和白色的箭，還把天上的女神嫦娥太太一起帶下來。<sup>63</sup>印度東部 Arbor、inyong，以及錫金的 Lepcha 等族，射日的英雄不是人，而是青蛙和蟾蜍。在庫頁島 Nivkh 族的神話，相傳昔日還沒有人時，世上只有兩隻小山雀兄弟，山雀弟弟騎了飛鹿昇天射下了多餘的太陽。後來弟弟與金雀結婚生了天上的人；哥哥取了銀雀後生了地上的人類。<sup>64</sup>所以射日英雄，不是人而是雀鳥。

台灣原住民的射日神話，與上述所提的神話來做比較時，很明顯有兩種故事的

<sup>58</sup> 李壬癸引自 Peter Bellwood, in 1991Scientific American. (265.1:188-93)。詳見李壬癸著，《台灣原住民語言篇》，31。

<sup>59</sup> 參見第一節最後一段的論述。

<sup>60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3。

<sup>61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47。

<sup>62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70。

<sup>63</sup> 君島久子，《中國神話故事》（許朝棟譯，台北：星光，2001），42-43。

<sup>64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28。







類型不同。第一：征伐太陽的路途上，原住民形容非常的遙遠，必須上、下兩代共同鏢而不捨地去征伐，才達成，而 Arbor、Minyong、Nivkh 等族似乎沒有路途遙遠的問題。第二：台灣原住民的射日英雄是人，Arbor、Minyong、Nivkh 等族是動物和神人。這不同的地方，突顯原住民族神話的特色是：「征伐多餘的太陽並不是單一英雄的故事而是集體的成就」。<sup>65</sup>

第二個特色：神話中「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」的目的，是爲了全人類做事，但是台灣原住民族的故事，是爲了族人，爲了家庭，爲了自己。<sup>66</sup>達悟族詛咒其中的一個太陽，是爲了報復太陽曬死了她的女兒。<sup>67</sup>布農族射殺太陽，也是爲了兒女報仇。據說，太古時候，有兩個太陽輪流照射大地，光熱強烈，草木都枯死了，連在工作時「把嬰兒放置在田裡用卡斯幫的葉子蓋在上面」，都被燒焦而死了。生氣的父親，帶著大兒子去征伐太陽。<sup>68</sup>此神話也是爲了家庭、兒女向太陽報仇。

至於泰雅爾射日英雄的目的，不像布農族、達悟族，只爲了兒女、家庭報復，而是爲了族人，或是部落人，這也是泰雅爾族神話的特色之一。通常泰雅爾族在述說射日故事時，常把「泰雅爾人」、「部落人」、「村裏的人」等的名稱爲征伐太陽的目的。<sup>69</sup>例如，在林道生所編寫的射兩個太陽造晝夜、征伐太陽的勇士之神話時，<sup>70</sup>就出現「泰雅爾人」、「部落裏的人」、「村社」，雖然也出現「人們」、「人類」的字眼，那是在翻譯的問題，基本上仍然是以「部落」(qalang)或「部落人」(qalang Tayal)爲思考的架構，並非如其他的神話是爲了人類。在陳天嵐所寫的山地神話(2)之一書中，用「回家」、「出生地」、「家鄉的人」、「每個人」等之翻譯。<sup>71</sup>如此爲了族人，爲了家庭，爲了自己射殺太陽，是台灣原住民神話的特色。這個特色，意味著原始民族過著自尊、自主而又獨立的生活，沒有民族、國家的概念。

第三個特色：把太陽人格化。根據李亦園在南澳鄉一位耆老名叫嘎威·多拉斯

<sup>65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31。

<sup>66</sup> 因爲台灣原住民在原始生活裡，並沒有族群、國家，甚至於人類的共同體的概念。

<sup>67</sup>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，《台灣南島民族起源神話與傳說比較研究》，174。

<sup>68</sup> 林道生編著，《原住民神話·故事全集(1)》(台北：漢藝色研，2001)，51。

<sup>69</sup> 其實在泰雅爾語裏「部落」、「村裏」，都稱爲「qalang」，是指部落的意思。至於爲什麼也稱爲「村裏」，這在翻譯上以現行的鄉、村、里、鄰之行政化分而來的。

<sup>70</sup> 林道生編著，《原住民神話·故事全集(2)》(台北：漢藝色研，2001)，20-23。

<sup>71</sup> 陳天嵐編著，《山地神話(2)》(台北：臺灣省政府教育廳，1990)，2-9。



(kawel tolas) 口述說，太陽被弓箭射殺後，流下一大堆熱滾滾的血，燙死了其中一人的勇士。<sup>72</sup>血對泰雅爾族來說，非常的重要，因為血代表著生命。有生命的人，是有血有淚的人，太陽是有生命的，所以也會有流血。正如報導這故事的人說，「凡有生命的東西都有血，太陽也是有生命的，所以也有血」。<sup>73</sup>這個神話，指出泰雅爾的太陽觀，是把太陽看成跟人一樣，有生命的人，被射殺也會流血的。這是泰雅爾族神話的特色之一。至於，泰雅爾族何以把血看得那麼重要，很可能與原始社會的血祭有關係，因為在泰雅爾族的傳統生活中，每遇嬰兒禮、成年禮、婚宴、慶功宴，乃至於與祖靈的相通 (psqotas) 等等的生命禮俗，皆以牛、豬、鴨或是雞等家禽的血作為重要的象徵符號。以祖靈的相通為例，族人舉行任何生命禮俗因而殺家禽時，首先必須將兩、三滴的血向外灑，以示分享祖靈。

在這方面的研究，黑帶巴彥 (Hetay payan) 的說明更清楚，他認為泰雅爾族不像其他的祖靈祭典一般，必須擺上完整的雞、鴨，或一個豬頭等等。泰雅爾族，只要一、兩滴的血，一點點的肉塊，少許的酒就夠了。藉著這樣的禮俗，與祖靈有著神聖而親密的相通與對話，「但是實際上，在他們當時的意境裡面，已經沒有分清靈界與人類的界線，那時的心境，正處於人神之間，直接交談的狀態之中。這種狀態和一般我們看到乩童被鬼附著的狀態不一樣。泰雅族人在進行祖靈祭時的情況，純粹是處於人和祖靈的對話，而與鬼附身的情形，是毫不相干的兩碼子事。因此，泰雅族的祖靈祭可以說是肢體表態和心靈的結合意境。雖然形式來看，好像一點也不隆重又有些草率的感覺，但實際上在整個氣氛的營造當中，可以感覺他們那種投入靈界意境的真摯。我認為真誠之意也莫過於此」。<sup>74</sup>雖然如此，當然會流出血的太陽，與族人原始社會的血祭之關聯，有待更多的佐證與繼續深入研究。

太陽人格化的故事，日本佐山融吉教授在 1917 年所發表的關於泰雅爾射日神話所述，說兩隻箭射穿了太陽的正中心，流出滾滾的鮮血，沖到其中的一人，跌入海中死了。因此，李福清如此評論說：

射日者被太陽的血打死了，這樣的情節單元在其他民族射日神話都未出現，

<sup>72</sup> 李亦園、徐人仁、宋龍生、吳燕和合著，《南澳的泰雅人（上冊）》，231。

<sup>73</sup> 李亦園、徐人仁、宋龍生、吳燕和合著，《南澳的泰雅人（上冊）》，231。

<sup>74</sup> 黑帶巴彥，《泰雅人的生活形態探討：一個泰雅人的現身說法》（新竹：文化局，2002），46。





可以看作是太陽「死後」報仇的一種方式，其他台灣原住民神話只說射中了太陽，太陽會流血。布農族說太陽也有眼睛，射中了右眼，因右眼的光最強最亮。布農族認為最尊貴的是右邊而不是左邊，這點與漢族不同。<sup>75</sup>

由此可見，射日神話中把太陽人格化，是台灣原住民神話的特色之一，尤其是在泰雅爾族、布農族神話的傳述中，更普遍。

## 五、泰雅爾族征伐太陽神話的兩個特色

射日的神話在泰雅爾的聚落中，是具有豐富而又多元的一個傳說，且比起其他族群更為普遍。因此，不能不專節來討論，以便進一步討論它對泰雅爾族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。在前一節的討論裏，用了不少關於泰雅爾族射日神話的素材，這顯示上述三點的特色，也是泰雅爾族神話所共同擁有的特色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如下兩種所獨有的特點：

首先，是爲了大地、自然的枯死而射日。台灣原住民族征伐太陽神話，雖然只是爲自己的家庭、部落、族人而射日，但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，即是亦爲了「草木、五穀的枯死、河水的涸乾」之自然生態而射日的。

金榮華書裏說出泰雅爾與太陽結怨的原因，是「陽光太強，所以大地沒有好的收穫」。<sup>76</sup>雖然短短的一句，但卻指出「大地」、「收穫」兩個重要的關聯性，在於大地是生產，供應動、植物，乃至於人類的需求。所以，由於兩個太陽的強光，使大地不能生產，人沒有收穫，威脅了人的生存。這在說明泰雅爾族跟土地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，土地是有生命的，是我們的母親，沒有土地就沒有泰雅爾人。巴萬·尤命所說的話可以說明族人對土地的信仰。他說：「台灣原住民族在已知的歲月中，世代馳騁於台灣美麗的平原與山林之中，安身立命，延續子孫，傳承文化，大地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盡，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」。<sup>77</sup>從這樣的觀點，來理解述說這個神話

<sup>75</sup> 李福清，《從神話到鬼話：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》，134。

<sup>76</sup> 金榮華，〈太陽和月亮的故事〉，18。

<sup>77</sup> 巴萬·尤命（楊志航），〈土地就是生命，保留地就是認同〉，《原住民：被壓迫者的吶喊》，原權會編（台北：原權會，1987），146。



故事的泰雅爾人時，不難體會到他所說的「陽光太強，所以大地沒有好的收穫」之意義，在於土地受到威脅，族人恐將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據守，無法延續族群的生命，文化亦將斷層，五穀將短缺之結果。所以當為土地、子孫的延續、文化的傳承，以及五穀的豐收去征伐太陽。

這一類為土地、草木、人畜、河流、山川而射日的神話，是泰雅爾族神話的特色。在日據時代，由官方所主導調查的報告書中，有收集到泰雅爾族征伐太陽神話，也有這一類的敘述。說古時候，由於兩個太陽熱氣強烈，使得「草木枯死，人畜困苦」。<sup>78</sup>林道生所訪問到的神話，說天上因為有兩個太陽，「因此大地無晝夜之分，灼熱的陽光照得溪水都涸乾了，連魚蝦也無法棲息，山野的草木枯盡，鳥獸不見蹤影。人民不但不能安息，也不容易得到食物，民不聊生，困苦萬分」。<sup>79</sup>這個神話的敘述，勇士們射日目的又增加了魚、蝦、鳥、獸的主題，而人似乎是第二個主題。由此可見，泰雅爾族的神話，不但顧及到人類生存的實況需求，也透過神話的傳述，為大地、動物、植物、河水、山川、魚、蝦、鳥、獸等所面臨的危機，去奮鬥而征伐太陽的。這也看得出，泰雅爾族的生存觀，是與這些土地、草木、人畜、河流、山川息息相關，甚至有著患難與共的命運共同體。

其次，族人感謝英雄的特點。泰雅爾族征伐太陽神話，以感恩為收場，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神話類型。以下舉出三個很典型的神話來加以闡述。日本人佐山融吉，採錄神話的結尾，說：「後來，母子三人連忙趕路回社裡，母親也不幸歸途中過世，故最後到族社裡的只有兄弟二人。但社中無人認識他們，直到兄弟二人將事情原委說明清楚之後，社人才明白整件事始末。據說，自此社人即敬他們二人如神明。」<sup>80</sup>雖然神話短短的一小句提及「據說，自此社人即敬他們二人如神明。」但是部落的人，卻對他們的犧牲，感激不盡，尊敬他們如神明一般。這不僅說明了族人是很會感恩的一個民族，而且對勇士的英勇表現和犧牲，終將得到族人的尊敬、紀念、感恩等等的回報。藤崎濟之助收集的神話，也有感謝這樣的結尾「兩人急速返社，但歲月匆匆，數十載已過，歸社以不識社中眾人，而社人亦感謝其射日

<sup>78</sup> 台灣總督府臨時政府台灣舊慣調查會，《番族習慣調查報告書（第一卷：泰雅族）》，25。

<sup>79</sup> 林道生編著，《原住民神話·故事全集（2）》，21。

<sup>80</sup> 引自達西烏拉灣·畢馬（田哲益），《泰雅神話與傳說》，78。





之英勇，不過當日之英勇，今時已是老態龍鍾了」。<sup>81</sup>

李福清在和平鄉的泰雅爾族蒐集的神話，對射日英雄的感謝、敬愛、報賞、設宴慶功，述說的非常詳盡：

於是，全族人爲他大大慶祝，爲他殺了豬，並將早就備妥的陳年老酒取出來大擺筵席爲他慶功，不分老弱婦孺，全族人都爲他歌功頌德，待以英雄般地祝賀，並且因他離鄉背井爲全族人偕同祖父並肩跋涉數十年的長途，甚至其祖父還犧牲了生命，回來的孫子也已成爲了白髮的老人，這種功德誰能忘記呢？因此全族人無不引以爲傲，個個都從內心深處發出佩服與敬愛之情。並且從族人之中替他挑選一位年輕又嬌美的姑娘，許配給他爲妻，作爲最好的獻禮，因爲這是過去在他們離開部落前往射日前，他的祖父與族人所立下的一個約：「當那時候……這孩子任務完成返回村莊，即便我可能早已死亡，希望族人能不計代價，讓他與族中的姑娘婚配，使他建立家室繼續爲族人生養有正義觀念、有犧牲精神的後代子孫。」最後族中長老們一致向他祝賀外，尚以他們祖孫之英勇事蹟以及他們的博愛精神申表敬意。以上就是古時先人射日的傳說。<sup>82</sup>

英雄凱旋歸來，受到全族人的歡呼、歌功頌德、佩服與敬愛、感激，而殺豬設宴慶功，並且許配一位年輕又嬌美的姑娘給他爲妻…等等的報賞，這些都是作爲一個民族英雄最高的榮譽。然而，爲什麼只有泰雅爾族有這樣對英雄的感謝呢？根據李福清的觀點，他認爲大概這個母體與泰雅爾民間文學特徵有關，因爲泰雅人講故事特別強調規範、倫理、道德，這是在他族故事中所沒有的，感謝英雄，獲有功勞的人也是倫理的問題。<sup>83</sup>筆者非常贊同李福清這樣的觀點，因爲這些規範、倫理、道德，都是泰雅爾所謂的 gaga 重要意義。況且，泰雅爾族是一個很重視 gaga 的民族。所謂 gaga，基本上是風俗習慣、生活規範、倫理道德的總稱。<sup>84</sup>

<sup>81</sup> 達西烏拉灣·畢馬（田哲益），《泰雅神話與傳說》，73。

<sup>82</sup> 李福清，《和平鄉泰雅族故事·歌謠集》（台中：縣立文化中心，1995），11-13。

<sup>83</sup> 李福清，《和平鄉泰雅族故事·歌謠集》，19。

<sup>84</sup> 黑帶巴彥，《泰雅人的生活形態探討：一個泰雅人的現身說法》，40。



## 結論

征伐太陽神話故事，在經過上述解析後，出現了「征伐太陽神話」、「射日神話」兩種不同的用法。由於學者們未曾就這兩個名稱，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，因而在文獻上，常有兩者混合使用的出現。然而，在經過本章的分析後，以「征伐太陽神話」之稱，較能涵蓋台灣各族群所陳述的神話故事。因為在征伐太陽上使用了幾個不同的方式：「有一個巨人把天推上去，所以天變高了」；「用食指指向天上兩個太陽其中的一個下咒語」；「石矛打碎了八個太陽」；「弓箭伏擊炎熱的太陽」；「用鐵鋸合力鋸成兩塊，分成現在的太陽和月亮」……等等。因此，「射日」是征伐「太陽」的一種方式，但並不包含其他的方式。而「征伐太陽」之稱，乃涵蓋各種的方式去刺殺太陽。

另外，從口傳文學的形式來分析征伐太陽的故事結構，學者們都一致認為台灣原住民的神話故事，乃屬於原始民族類型的神話故事，因為其故事粗糙、簡單、原始、古老，因而沒有宇宙觀那樣具有較高或意識發達的思維。可見有些台灣原住民族，還保存著既原始又古老的神話遺產。因此，藉由神話故事的原始性，可進一步深入探討有關台灣原住民族是否為南島民族的原始人？至少在結構上與中國的射日故事，是有不同面貌的呈現。台灣原住民征伐太陽的相關故事較為古老而原始，而中國的故事則屬於晚期思維較高的產品。

最後，台灣原住民族的神話有其獨特發展，征伐太陽的英雄是集體的成就，而非個人的功勞；英雄是為了族人、為了家庭、為了部落而隨時赴湯蹈火去征伐；

把太陽人格化，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；也為了草木、五穀的枯死、河水的涸乾之自然生態而征伐的；在泰雅爾族的神話裏，將征伐太陽注入了規範、倫理、道德等的 gaga 之內涵。

